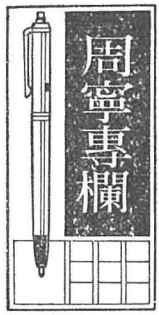

人類的良心

試論七等生的「聖・月芬」

1

當七等生被某些人士曲意地誤解時，我的內心爲之哀傷不已。作爲一個讀者，我必須坦白承認，我並不能完全毫無保留地讚賞七等生所寫的每一篇作品，但他的大部份作品，當我們以開敞的胸襟去接近時，就會發覺到在七等生爲我們展示的世界裏，有太多平時被我們忽略了的東西，在他那些被某些人視之爲糟粕的作品裏，正有着一些可敬的品質閃着光亮，它們並不像陽光那般燦爛光明，但在那些陰晦的角落裏，這些微弱似星光的閃爍，已足够照亮黑暗的地方。那是坐在沙龍和咖啡廳裏談論詩和藝術的人們常常忘記，却是七等生的作品裏經常出現的角色所强烈具含的。

我想，與其和詰難七等生的人士辯論，不如找出七等生的作品加以剖析介紹，以堅强有力的證據，駁斥那些粗疏草率的推斷。

我已嘗試替蒙誣最深的李龍第作了辯護，而我現在要向讀者們推薦的是一篇篇幅雖少，却絕非等閒之作的「聖・月芬」。

月芬，是一個「身材和容貌都非常平庸」、「愚呆害羞」、「神智不清的呆女人」。她從巴不得驅走她的老家北勢窩，嫁到鎭上一位上了年紀的清道夫。

他帶回來的時候，才發覺受了騙，她是患着呆痴症的女人。她的憤恨的丈夫，想將她送回北勢窩，可是好不容易才將她驅走的老家，却再也不肯收留她了，於是，她就留在鎭上，與清道夫們共同生活着，也承受着生活帶來的苦難，成爲鎭上戲謔的對象，帶來娛樂和啼笑——直到她懷孕，然後在分娩時死去。

七等生藉着孩童純稚的眼，講述着這個故事。

月芬的命運，就像寂靜深夜裏一聲長長的嘆息。她的出現，暴露出人類世界裏的變態和反常，以及人類在文明進化中的掙扎和痕跡，但也在下一代幼小的心靈裏，啓廸了一種來自人性的生存尊嚴和價值的覺醒。

2

當我們一旦關切月芬令人哀憐的命運時，我們已接受了七等生對於現今社會尖銳的嘲諷與批判。

小鎭，是一個什麼都排斥——包括新思想和陌生人的小鎭。月芬的出現，恰巧反映出這些成人的偏狹、現實與無知。他們看不出月芬出現的意義，而她的意義只有孩童的世界才懂得，只有最純淨的心靈才能直接領會到她的聖潔和清白。充滿自私和殘酷的成人世界，不但不能瞭解她，正因爲她的聖潔和清白，而成爲鎭民嘲弄、欺辱的對象。在他們拒絕接納她參與他們正常的生活圈子時，也拒絕了人類內心最基本、最偉大的隱藏着的本質：寬容、同情、憐憫和崇高的摯愛。

七等生借了孩童的眼睛，劈分開了人間的善與惡。孩童與成人們，站在不同的位置觀看月芬的遭遇和命運，而劃出了一條界線，這條界線區別出二種價值觀念。在成人們習以爲常的社會裏，孩童們有其獨自的認識，譬如他們對於大人和學校抱持了這樣的看法：

「我們雖在許多既成的事上仰賴於那些大人們，但在和我們的內心裏，常有與他們不同的感受。就像我們每天去上學，可是眞正的知識並不來自那些頭腦石化的刻板的教師。在鄉下小鎭上，教師和警察只知施威管理我們，而不是教育和保護我們。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遊戲和生活，對於反覆不已的煩重課業，和曲解命令成爲不是過酷就是怠忽塞責的態度不感興趣和厭煩不堪。」

我們在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差異的所在，恰恰是生物與礦物之間差異之所在。當有一種人，生物般地活着（那麼他就像是孩童一樣），他像是充滿柔性的可塑體，他就會用他自己的心和眼來觀察，而不是以一種積重難返的習俗，一種教條化的律則，或一種僵硬了的價值標準來作衡斷；至於另一種像礦物般生活着的人，則習慣於一切固定，喜歡條理和律則，他的心與眼，已被統一的世俗的標準所取代限定，難於接受暗示和啓發，更不必說去追索事物背後隱含的那些解釋和意義了。

這種假設性的區劃，使我們想瞭解的事物本性，以誇張而明顯的方式突現出來。

月芬在這兩種不同價值觀念的人羣心目中，有着迥然不同的地位。

在礦物般存在的世界裏，她的存在是某種樂趣的來源，她是被戲謔的對象，對他們而言，她的生與死是不足重視的，活着是鎭上可有可無的「風景」，她死了也並不感到生活中有何欠缺，她是沒有重要性的一粒塵埃，他們不關心她，既不愛她也不恨她。但在生物般存在的世界裏，正因爲愛她，「乃有時盼望她能早點死去」，能不再見到「可憐的月芬，她痛苦哀愁的臉」。要她活下去的人，並不愛她；希望她立即死去的人，却懷着最大的愛心。七等生的心，也是要這樣曲折地走入的吧。

3

月芬在分娩時死去。

她生時「承受着他們的苦痛」，成爲「他們和鎭上有形的內在象徵」——可是成人們並不能懂得這些道理，他們不明白她在肉體與靈魂上負荷的深刻含義。只有在孩童的內心，才了悟她犧牲的啓示。

她的死在某種意義而言，是一種救贖的行爲。

月芬死了，死才是她眞正的出生。活着的時候，承擔着世人沉重的罪孽，一旦解脫了皮囊的軀殼，同時帶走了世人所加諸她身心的罪孽，以她的死解脫了世人的沉淪。如同聖哲的殉道一樣。

「聖」•月芬，七等生在月芬卑賤的生命裏，發掘出聖靈的隱蔽所，一顆渾沌未開的心，象徵了聖哲的「大智」，也暗諷了現實世界裏的世俗智慧（只識得小善小惡，只知道利慾之爭）。在平凡的肉體生命

擁有者的「月芬」姓名上，尊稱爲「聖」，正是基於上述的闡明。當我們有了這一層的徹悟，忽然發覺在世俗中眞正爲嘲弄侮蔑而受苦的對象，不再是她，而是那些「施予者」，因爲她的沉默和寬容，使她超越了人間的價值，而在最高的層次上擁抱了這個世界的善與惡。

4

七等生創造了這麼一位充滿象徵意義的月芬，像一面鏡子一樣，照現出世俗的僞善和醜惡，以最後的死亡，完成了她拯救人類靈魂墮落的贖罪，而這一切反映在孩童純稚的心靈裏，啓廸了孩童善良的本性，覺醒到承擔着苦難，却爲人漠視和冷落的角色，是應該被他們敬愛、感激並牢記着的。所以，在小說的尾聲，留給我們無限的希望，孩童的內心回響着良心的聲音：

「我們相信會在未來改善我們的生活世界，這個恩澤無疑來自聖。月芬所扮的瘋癲行爲，她以她的犧牲來完成我們清醒的知覺。」

尾聲

「聖・月芬」無疑是七等生極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，可是全篇讀來，也有尚欠完美的地方。最大的缺憾應是「張力」的鬆弛，這種現象的形成，源自七等生在這篇小說裏，爲了傳送他的理念，表白的太多，而且沒有在恰到好處的時刻收尾結束，以致於畫蛇添足，冲淡了讀者的美好印象。

對於月芬所象徵的意義，我以爲應該交由讀者自行去索求，用不着作者在行文間耳提面命，頻頻叮嚀。就像一幅繪畫和設計一樣，有時候留着大塊空白，適足引起讀者的聯想能力，自行獲得平衡的美感一樣。

假使這篇小說，能在最後一段：「她在分娩時死去。」就加以結束的話，或許更能予人强烈的衝擊。可惜作者低估了讀者的欣賞能力，添上一段說明，破壞了全篇結構。

當然，這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，七等生或許能予我們更折服的解釋。

＊「聖・月芬」這篇小說已收入遠行出版社出版的七等生小說集「我愛黑眼珠」。